

汪子文錄

汪子文錄卷六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書問二

與彭允初論學書

學道不難聞道難聞道不難去私心難去私心不難去小知小見難何等爲小知小見如儒門中告子釋氏門中老蕭是也告子有見於無以意守之吾嘗譬之爲空心鐵彈子告子有見於無故爲空心以意守之不能發光暫得堅固終當爛卻故爲鐵彈子孟子反覆駁擊只是爲渠發光衰渠久當爛去也惜空心鐵彈子已成雖有大匠不復能爲之錘鑪矣老蕭歸佛其發願文云寧爲釋而墜惡道不願奉老生天上居然龍象但苦是上龍泥象耳平時敢發狂言譴語判周孔老爲外道爲邪及遇達摩入東土真龍活象現前老蕭一副土爪

泥蹠其能與之蹴踏乎以其志力之堅猛觀之老蕭亦奇人也可惜
爲小知小見坐縛一生耳爲儒須判白孟告爲釋須判白達摩老蕭
於此判得盡私心自無著處重重小知小見自當脫去矣此爲學道
第一要義又爲學各有根種乘其根種發願力乘其願力得成就根
種願力所乘其能強而就我範圍乎吾固知其不能也然遽以根種
願力之所乘入主出奴此中便有私心便坐縛小知小見不可不辨
吾觀二氏之徒若伯陽純陽希夷學老而具大知見者也寒山徑山
紫柏蓮池學佛而具大知見者也皆頗知尊我道老釋下梢頭不勝
其小知小見其爲無忌憚者多矣吾願二氏徒具大知大見不願二
氏徒縛於小知小見也然非私心既去卽不欲爲小知小見所縛得
乎二氏徒必以儒門中韓朱二子曾鳴鼓執金聲討二氏亦若入主
出奴然者實非入主出奴也吾與臺山書曰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又

曰交相造化如韓朱二子乃所謂住大慈力也二子憫天下萬世不聞我孔氏道故也乃所謂遞相恭敬也二子以大人相待二氏徒不以小知小見待二氏徒故也乃所謂交相造化也爲二氏徒者不勝其利之之心焉以故趨之者如鶩吾道無所利乎其間嗜利者皆掉臂而去之以故二氏盛而吾道虛無人焉假令韓子不生於唐朱子不出於宋吾道幾乎息矣吾道息則人類幾乎盡矣人類盡卽二氏之徒亦無以立於天地間矣故曰交相造化焉者也四兄學道久矣告氏小知小見未得脫去也學佛久矣老蕭小知小見未得脫去也以學佛故縛於偏見老釋下稍頭習氣時復蹈之吾近著二錄敘與臺山第一第二書判儒釋甚明白四兄其盡意觀之四兄戒律冰霜慈護生命吾所服也根種願力堅固佛誓吾所重也厭分段身畏輪回苦吾所知也獨以小知小見私心未去爲吾所憂耳四兄有戒無

慧有慈無悲有願力無方便凡以此也此病不痛與除去其能脫分段身息三界輪回苦平客有過我談漢學因薄宋儒且大薄朱子者吾知難與深言也徐謂之曰孔子大聖人也佛老亦大聖人也皆以大聖人談道宜若合符節何其東西相反乎於此可見道之大也孔子之徒程朱大儒也陸王亦大儒也皆以大儒談我孔子之道宜若合符節又何東西之相反乎於此可見孔子道之大此如海然海中吞舟之魚百千萬億日相往來了不相礙以其大故也爲訓詁之學者偶以一字之異同輒起評論可知其小矣此如淺谿隘港然兩葉之舟偶相往來彼此閣住都不能前舟子因之攘臂以其小故也且謂之曰今之薄宋儒薄朱子者此如少陵所謂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豈足爲朱子關一毫毛輕重哉但恐其人以謗朱子獲罪過耳是言也縉藏之

胸中久矣偶於客發之然有未盡者道之大大如海焉固也要必以孔子之道爲學道者子午鍼孔子道之大大如海焉固也要必以朱子之道爲學孔子者子午鍼客未足以語及此也故未之盡焉今舉以告四兄四兄勿以小知小見視吾言之若刺也縉白

與彭允初論學書二

四兄學佛忽於本來清淨中起重重小知小見以自蔽蓋皆以厭分段身畏三界輪回苦一念爲煩惱根種耳吾欲極力爲四兄破除恐傷釋迦氏度世之心吾不爲四兄破除小知小見蔽蓋不了便得往生淨土聞道亦當以劫數斷耳大丈夫學道但得於論語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少分信得及二氏無數葛藤一時斷盡大丈夫寧朝聞道夕死不論偷生歷劫於道無所聞也四兄於此若有激發取吾一錄敘與臺山第一第二書熟觀之必得豁然豁然時節取周子朱

子書熟觀之尤當於二子若合符節處精思力究於此少分見得及漸不爲小知小見蔽蓋矣四兄於陸王門庭中嘗執酒埽之役者慎勿以門庭自蔽蓋也象山不信周子無極陽明低悟朱子尙是小知小見脫去未盡故耳吾與臺山第三書自述質性駁異嗜好濃僻深自鄙棄以故不敢主張學術近來實加推勘知吾敬聖賢之心與生俱生不可以終自鄙棄當一意讀聖賢書專從事於易書詩春秋四經四子書及宋五子書吾年非復記誦之時然非數爲誦習亦不能盡其意味也吾於詩古文結習不能頓除今但當時時取屈原騷莊周書賈誼策疏論司馬遷史杜甫詩韓愈文金聲時文觀之以寄意興而已天地之美不宜漁獵太盡數君子外吾所嗜好者甚多悉當以堅忍之力斷之旣以免漁獵之罪且專吾力於聖經賢籍庶幾學術之有成也吾質性所存實爲駁異濃僻如與臺山第三書及三家

錄二鈔錄所敘四兄亦可取而略觀之此吾欲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程朱持王霸儒禪界分甚嚴此理皎如白日以禪亂儒以霸雜王其得罪於孔孟程朱也大矣吾所斷斷不敢出者也然漢祖唐宗經世之功諸佛諸祖度世之願亦皎如白日斷不可冥但當爲之判決耳凡此皆爲吾之所當從事者也吾嘗爲四兄言伏羲老子指天畫地不能爲天地增得分毫毗婆尸老子寂天冥地不能爲天地減得分毫此爲破除小知小見而說然非正論若然則人功可廢矣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功其可廢乎吾又爲四兄言萬法自空不勞我去空他亦爲破除小知小見而說然亦未是當言萬法本實爲甚我要去空他吾又言學道但要漚化歸海不要海作漚此亦破除小知小見語此語獨切要然自厭分段身畏三界輪回苦者觀之又恐誤會別生偏見當知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又當知小大各正乃得

分明耳吾又言背塵合覺是聖背覺合塵是凡爲學佛人築一堅牢
基址然滯於此者又恐爲聲聞緣覺小知小見所縛又當知才有背
合卽是塵也重重透入乃得脫去小知小見慎勿自盡空作蔽蓋也
四兄待我甚厚臺山待吾甚厚以待吾甚厚輒聚頭商量曰安得大
紳一門深入乎吾待四兄不薄待臺山不薄每欲以一言相告曰姑
遊於儒釋之間兩兄曰一門深入雖老學問之亦當點頭吾曰姑遊
於儒釋之間雖三尺童子亦得聞而笑之以老學問之亦當點頭者
四兄尙遲之不吾告也以三尺童子得聞而笑之者可輕爲兩兄告
乎然一門深入語實似是而非何也爲學未見端緒一門深入未易
言也吾與臺山書爲言恐入非所入已微露其指然未痛論也今爲
四兄痛論之四兄不觀楞嚴會上乎二十五聖豈非一門深入者然
一經文殊選擇獨有觀音大士圓通耳又不見達摩破除六宗乎六

宗豈非一門深入者然未遇達摩徒陷牛跡耳兩兄之去二十五聖則既遠矣且去六宗亦未可以道里計者也故易言一門深入乎徒於本來清淨中起一小知小見徒以小知小見坐縛一生而已矣此牛跡中之牛跡也吾故曰似是而非吾欲勸兩兄姑遊於儒釋之間實具大苦心與臺山書中發之吾意已可睹矣不妨告兩兄曰盍姑遊於儒釋之間乎既見端緒卽欲不一門深入亦不可得矣當一門深入時亦不得入主出奴起爭論教壞後生惟住大慈力遞相恭敬交相造化爲後生標準可也遊乎儒釋以把住牢關閉戶讀書虛心順理與聖賢佛祖遊爲不差慎勿閉眼愁眉向三家邨中作泥塑土地亦勿與俗僧劣道輩作緣增長惡知見此爲切屬爲學既見端緒知動靜祇是一理無事時合眼亦自佳知此理爲人人所與知與能雖浮沈於世俗中警發人意處亦甚多又不可執前說也近微聞四

兄以孔子鈞弋獵較爲疑此自四兄慈護生命之念所發真釋迦氏之徒也可敬也然以是不安於中則可遽以是起非聖之心則又爲小知小見所縛又大不可吾欲爲四兄破除此疑恐傷釋迦氏度世之心增衆生吞食之報重衆生身命之苦吾不忍也吾不爲四兄破除此疑復恐四兄起非聖之心終爲小知小見所縛吾又不敢也無已錄吾易解一則往可盡意觀之我孔氏之心於此可見矣與釋迦氏交相造化之功此亦其一端也四兄其默而識之縉再拜

與韓公復書

近來於此理見得甚明終不能得力者祇是入手處陸卻爲善去惡之功儒曰至善佛曰萬善普會此千聖萬賢實法其偶提無善無惡者權法也後人以偷心學道權實倒置其誤已誤人可勝旣乎爲善去惡之要全在去得一矜字儒曰恭敬謙讓佛曰忍辱此皆大聖人

苦心苦口教人切實痛下工夫處後人悉以老生常談視之因是不學無基學道者多入道者少繙則矜心尤甚者故入道尤難也朋儕中如四兄之於儒允初之於佛皆卓有見地者得毋向見地上盤桓乎果如是則非實際矣以繙觀之兩兄既具此好見地但當向爲善去惡處切實痛下工夫孔孟程朱書句句明善未聞云無善無惡也佛氏書則有之矣尸棄佛日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其說近於無善無惡矣然不可執爲實法也衆生起諸善法爲法所縛造諸惡業爲業所拘身心者起造之根也衆生不知身心本空起造不休爲法業所拘縛聖人哀之不得已名之曰幻善惡雙破其立言本指在破除所知障身障心障法障業障破除淨盡則如實而悟如實而修如實而證實者何也萬善普會而已矣吾儒偶提無善無惡者陽明王氏也王氏哀人失其心體之正不著於惡卽著於善故不

得已而言之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善會者但能不著於善不著於惡
心體自見非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誤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卽
著於無善無惡爲心之病益大矣有先王氏而言之者朱子嘗目之
爲三角性性善一角也無善一角也無惡一角也在立是宗者意欲
使人識其體之渾淪耳而不知轉添頭角誠欲使人識其渾淪易言
之矣易曰乾元无首乃見天則一語之下洞然矣然王氏又云一念
發而爲善而知之而充之一念發而爲惡而知之而遏之知充與遏
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祇有此學者當存此其敎人爲善去惡也可
謂切矣聖賢法法不同所同者同歸於善耳以其善之流行而言之
曰命以其善之凝聚而言之曰性以其善之至虛至靈而言之曰心
以程朱之學言之窮理者研究此善也研究之極則通乎性命矣存
養者存養此善也存養之熟則成性存存矣省察者省察此善也省

察之密則精義入神矣爲善去惡程朱之實法也老兄其精之熟之卽心卽佛佛氏之實法也心本至善也以故卽心是佛佛本至善也以故卽佛是心外心而求佛佛爲妄見卽此是惡是不善外佛而求心心爲妄覺卽此是惡是不善心也佛也一善而已矣故曰卽心卽佛是法也允初以之朋儕取法不同所同者同歸於善而已矣弟近來方見得甚明然終不能得力者何也以人手處蹉卻爲善去惡之功也每於靜中自照腔子裏黑窅窅地與泥土相似遂發大憤曰爲人如此不若死一念之憤忽爾提脫復靜中自照腔子裏冷湫湫地與冰窖相似復自念言此須以猛烈火燒之遂徧參儒釋書遇猛烈丈夫所著者卽與之親近焉親近之久覺信解稍利然用是窮高極遠遂致離根去實益甚矣此非猛烈丈夫之過縉不善親近之過也猛烈丈夫貴於提脫我相耳我相提脫儒曰无體无方至善流行矣

佛曰無相萬善實矣近來見得此理於虛靜中時覺生意萌動此善根發現時也每被外緣打失細究其根實以入手蹉卻爲善去惡之功故有物以窒其中而善根不能發現也無我者善之根也有我者惡之根也後來以信解稍利窮高極遠略窺性體虛空而不知虛空之中萬善具足輒私之爲祕密藏徒起矜情轉增我相離根去實因之益甚此善根發現時每被打失之所自來也近來已得見此理但當從一念之善保攝擴充以庶乎有諸己耳追悔前失無益也復此云云者弟見後來學道者權實倒置每以爲善去惡爲第一義其弊也并欲打失善字不知爲儒者離卻爲善去惡之功妄意無極太極不過陰陽氣化而已其弊也且與陰陽氣化相隔絕矣果能明善加以爲善去惡之功而後識陰陽氣化之卽無極太極也一吾固有之善也爲釋者離卻爲善去惡之功妄意如來藏不過根塵器界而

已其弊也且與根塵器界相隔絕矣果能明善加以爲善去惡之功而後識根塵器界之卽如來藏也一吾固有之善也孔氏之明乎陰陽氣化者明乎陰陽氣化之一體也明其一體則知陰陽氣化之無我矣釋氏之明乎根塵器界者明乎根塵器界之一體也明其一體則知根塵器界之無我矣有我者惡之根也無我者善之根也知其一體爲善去惡之功自不能已矣然猶必以恭敬謙讓忍辱爲其基者則以善根之難保我相之難破矜情之難化故也爲善去惡之功若是其難也以第二義視之且欲打去善字可乎又見吾儒輒以無善無惡之說闢佛而爲佛氏徒者末流之弊實有以取之其失大雄氏之指亦甚矣大雄氏之指明無我也明無我而修善也非明無善無惡也以無善無惡爲佛氏則入於斷滅相矣是固佛氏之所訶斥也縉拜白

與韓公復二

一切聖賢從寂中而來從寂中而去一切凡夫來處與聖賢絲毫不隔其異乎聖賢者來得去不得耳此爲窮理之要兄志乎聖賢者也勿以其語近釋氏而置之弟已侵尋老大兄年亦非壯盛尙不識把家做舍其可乎望兄將從上諸儒心理之辨暫放下究心於大易寂然不動之體濂谿先生以來相傳一脈實能識得此體反身而誠於此把家做舍脩何程朱方得基址牢固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程朱家當方得和盤託出前書所說在儒爲至聖關頭在釋爲大光明藏此書所說在儒爲至誠關頭在釋爲大寂滅海一車兩輪不可缺卻半邊然至聖達天歸於至誠大光明藏從大寂滅海中流出者也此書之旨更要於前書望兄珍重兄天性篤實過弟遠甚弟於此乃頗見得分明者以無心截斷二氏故也兄則截斷二氏太早程朱截斷二

氏殆不如是之早也

與彭允初

爲兄商量遊乎儒釋當以一味清涼爲心地法門平平坦坦學道讀書漸造古人真實佳處慎勿於安名立字處生意見勿於承虛接響處做工夫永明金谿兩家婆心太切於和盤託出處不無鈍置卻人以是讀永明書者多落影響所知般若爲金谿之學者一轉而爲硬自主張不可不知也望兄先從事於壇經傳習錄達摩入東土傳至曹谿法徧沙界文中明道伊川三先生後育英才莫甚於王門來者觀於此可以興矣兄質性方板又慈弱此是天賦真實佳處後以欲速助長漸喜圓妙喜彊梁漸失本色去所長用所短竊以爲兄非智人也不嘗入佛寺乎三世佛方板慈弱卻得端端正正低眉坐在大殿中間一任羅漢誕散靈通只好坐在兩旁金剛努目且請站在山

門而已望兄復還舊質切勿學俗人打乖去也更有商量者南昀先生之學未得光顯於世兄爲先生曾孫名爲有志於學乃不復尋先生之緒可乎先生於朱學宗仰願高於王學宗仰鄒羅及念臺石齋諸君子此極有功於兩家者弟於諸先生書俱未曾讀近得高子遺書一鈔節本觀之眞儒門眼目也以是類推知先生一派有自來矣先生不喜龍谿尤爲有大見識獨於心齋一派同類識之後學卻不敢附會凡此先生未墜之緒未了之案兄不及身脩何則亦後而失其時矣得先生眞實遊乎儒之趣化其奉道家之迹是爲繼志述事之美者此最兄之所當從事也兄以入道因緣歸我弟則置之不答以兄實未向道故也何論入邪若於此書生歡喜心生信從心則向道切矣入道有望矣又爲學須先識病痛兄讀書學道全未得力者病痛安在曰科第俗腸未盡也名場惡習未除也士大夫門戶之見

未忘也八識田中沾著此雜毒所讀何書所學何道邪吾於此痛攻
力闢亦既費許多辭說矣然未打穿後壁也今不妨索性打穿去者
觀祕訣要到手此科第俗腸也挂招牌做身分此名場惡習也黨同
伐異出奴入主此士大夫門戶之見也用之於世俗已爲高識者所
笑況用之於讀書學道邪更有少許大公子病痛何也生薑樹上生
由你說故也老兄閱至此必不服必謂說得一彭允初不成材至此
兄若作此見又竊以兄非真實用功者也不見陽明終有官樣邪不
見念菴下十年苦功方磨得去狀元兩字邪此是真實用功人所以
不肯自瞞不肯放過也兄若於此人微處瞞去放過去其向道也有
興頭而已何關實地邪以上所說皆屬淨土正因以一味清涼爲佛
菩薩心地法門故也以孝爲入淨土第一正因以科第名場門戶淨
土中無安頓處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也勉之勉之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二

遊乎儒釋公案頗難下語宗不成宗一句發藥多矣卽此已成布露
向下默而識之可耳隨念隨參參的卽是念的念的卽是參的原無
分別做工夫原無死法但要成片段耳反勘了不可得正好一切放
下念念彌陀莫管儒釋瓦上霜也

與彭允初三

讀晁居士傳勸懲文兩篇高唱數過諸佛諸天諸聖盡皆歡喜地獄
衆生一時乘著者道光明盡皆生天老兄功德大矣以後說法切不可
昧了者段本因下筆時便是者段光明發現敢保老兄決定往生
西方也弟嘗說爲學有千頭萬緒只歸到爲善去惡著述有千差萬
別只歸到勸人爲善三教大聖人只是箇勸善大師三教大著述只
是箇宣揚因果的好道情外此更沒一事也承老兄服弟見地好弟

見地實好然尙多虛知虛見到此乃是弟真才實學今日和盤託出爲老兄往生之資望老兄信受也

與彭允初四

揣滿益大師文疾讀一過感徹肺腑所論嘔心嘔膽著著見將於淨土尤爲喫緊埽去念佛者誰及淨土唯心彌陀自性二句真大師子吼也此中多一轉摺添一注腳則不能念念圓明矣唯有讚歎不復加評老兄收拾禪門文字近來手眼漸親東土文字禪可以相屬矣勉之勉之

與彭允初五

點勘二錄知程朱爲後世慮至深遠知王門末流之弊知儒不可以二氏混二氏不可以儒判已具大人相漸喜不爲小知小見所縛敘文謹從刊削龍川公案非深於春秋者未易言也縉於春秋略見大

意未盡其曲折孤負龍川半邊鼻多矣姑以禪語判之朱子截斷衆
流句也龍川隨波逐流句也以春秋攝之春秋固蓋乾坤句也龍川
力持漢唐乃是師子咬人全不以漢祖唐宗打之繞後之論龍川者
只管在此打之繞得毋韓盧逐塊乎介龍川於王朱陸王間非所以
尊儒統而明聖學所論甚是謹易內陳爲附陳內王陳爲內王附陳
上下篇次以文中子前乎朱陸故也然所論關涉甚大容再酌之或
於敘文中點明上下分篇以世次故何如勘語於規矩準繩曰此句
鬆了於程朱功臣曰由他老兄知過否此輕心慢心也胸中蘊著一
物故也蘊著何物曰一真法界非天非人何本何末是也借問已證
得虛空否若未證得是爲莽莽蕩蕩一物而已矣我曾於此一則尤
無忌憚可惡心齋於師門之學不敢謂契之已盡至內陸王篇所引
一段至精至實本體工夫一時具足子思中庸之旨曹谿壇經之要

重重透盡最爲有功於師門乃以己之影響妄判儒先借問一切放下已得念息時洞照十方念起時了不可得否若猶未也是爲將心無心一物而已矣又前此書來自謂覲諸病痛了不可得借問生死心已爆破否若未爆破是爲合眼見暗一物而已矣往時不欲眉毛厮結以兄硬自主張坐爲小知小見所縛恐不易脫卻者臭布衫故耳說到影響處不妨將幾就幾借築一片念佛堅牢基址近日硬自主張意思固不會動著已喜小知小見漸轉作大人相遂爲老兄拈出此物緝覺悟頗早至今尙未得轂手若只管影響去徒增輕心慢心而已念之念之

與彭允初六

善念存時更思何善經所云我是文殊更無文殊也若更思何善是有兩箇文殊矣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指善念存時言之也善念者

卽本覺之謂覺本無體循照而動動極則迷轉爲妄覺牽引塵勞輓轡上下熟路難忘其最熟極其最難忘者好色好貨好名三大障也三障總證一味世情而已一味世情之根正覺迷爲妄覺而已三大障病根未拔且不知善念爲何物安得有存時邪卽曰存之安知所存者非妄覺邪若到善念存時境界三大障病根決定已拔去矣反覆看來卻是極緊極切的話頭老兄於此必能首肯也良止坎流任運而已看兄來札微有動氣意此不可也來歲不無藉於一館爲我隨緣自佳天下事無論巨細總難期必也文字緣容日與兄共之

與彭允初七

良知本無知今卻要他有知來書所謂用覺照所謂才覺照便明白洞達此其證候也良知本無不知今卻疑他有所不知來書所謂不用覺照無下手處是也卽此是知見立知卽無明本也但要了心不

要師心以老兄學道之勤便有得手處只是隨照而已非自覺境界也其病總在師心意思未能破除而已將者箇胡孫奉在家堂上與天地君親一般頂禮何其鈍置邪吾今爲兄很很引石頭老祖語曰上不慕諸聖下不重己靈管教者六耳獼猴滿面羞慙連忙辭館去也是爲了心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八

來札以無所用心爲正修行路無所用便是心便是無明根種怕風怕水住在閨閣裏嬌的的度日也得片時幽閒貞靜但見不得宋玉的影兒一見了便嫋嫋婷婷齊齊整整走出來也老宿有一則公案一切放下時還有罪過也無曰須彌山此最是要緊關頭也心要用要實實用到沒用處將那一座須彌推倒那時候方是入頭處方是真實讀論語人也記取記取

與彭允初九

提起念珠時夾帶證入念頭便是偷心便是向外走念念如夢念念如幻欲於何處證入邪泥多佛大水長船高時節因緣鈍根脫落圓明空寂自然顯發不爾所謂念念圓明念念空寂只是一箇影子耳香山老人已矣誰與極談者箇書至此不覺爲法門太息念佛外甚相念伏惟爲道自愛提一串念珠在手骨律律赤條條念去者

與彭允初十

二六時中單提一念此爲諦當工夫莫管覺與不覺者裏才管他只管早兩念輪轉去也氣噓噓地穀手不穀手相應不相應新羅國裏去了也此是最要緊處經云莫吸冷風過日我兩人年老矣非復吸風時候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十一

修西方要法不得彈指間起世間念玉林國師云死盡世間心便是祖師路此是格言至論然未能勘破起滅根原者儘你發出世心只是世間念儘你坐斷有無只在有無窠窟中耳專提一念歸依淨土久久自能得力興化之所謂說得行不得者自當現前而非世俗之所謂說得行不得也

荅魯絜非書

臺山過吳言足下於縉曰絜非處衆喧中能寂縉心悅焉近得古文并手書觀之寂中風雨欲至悅之之意復動於中往時見棲靈山房制藝不獨慕足下文并嗜曹抑堂一敘澹曲有味意蓋處足下於喧寂間足下知已在是矣縉數入金陵必北而走了無所得然亦有得焉者半生閉戶漸成懵懂書生聊藉此役吟嘯江山稍洗昏酸耳近復有異歸經青山嘴口陰雲慘布波濤迭響縉振厲殊甚暗不能出

一語忽悟得世界無依身心是幻與之爲波靡而已欲於何處作絲毫頭主宰邪出坎到家鄉偶爲允初說之隨過王光祿光祿盛稱足下古文詞縉觀足下於古文嗜韓子之文於制藝嗜歸先生之文嗜之得其正者也韓子之文孤行於唐歸先生之文孤行於荒江寂寞之濱知之者蓋鮮自歐陽公艾東鄉提唱焉聲價漸喧縉恐喧之者之失其真也吾曹相賞於至寂其可乎光祿言縉於陸王之學有心得易言之矣然足下遂爲之汲汲有所求焉意甚盛縉不可以默爲足下誦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程朱有焉陸王之學本心歷歷良知昭昭亦當於此證之足下其汲汲於是而已慎勿尋一片好光景負爲悟道不則努目張眉揎拳擦掌便認爲得大自在去縉於此陷溺深矣爲吾黨慮

不敢不曰足下之於臺山莫逆也臺山之於允初莫逆也臺山允初之於縉又莫逆也縉與臺山允初往復率胸臆而已以是與足下言亦率胸臆而已允初轉致古文三本尙未得盡意觀之允初北行矣俟歸時尙當共爲欣賞先此肅書報命不宣

與彭允初

半生精力盡於著述勒成一書輒蒙允初許爲數百年來傑出又蒙允初意太矜重欲我遲之又遲庶得字字圓成允初之心苦矣待我之厚愛我之深亦已甚矣然吾輒思有以廣允初也天下之學術亦多途矣豈我一人判得盡我之究心於學術年近五十乃得有成亦豈以允初三十歲少年判得盡邪允初思之勿用心太苦我又天性不喜書家貧苦無餘錢傭人書以是半生文字隨手散失者多束髮卽喜吟詩興到輒三反晝夜苦吟不休嘗憶吟得七古叢雜稿如束

符興罷卽棄去後得謁歸愚先生以詩爲羔雉略按篇什乃於竈房
盤廚中得七古一紙夢遊鴈蕩吟題黃山雲海障子是也已而館於
外授徒暇發與寫詩稿寫四卷與盡休去攜至來安塗中失去苦無
記性不能追憶幸王光祿遊吳刻苔岑集來索詩遂寫百餘首送去
皆四卷中錄出者光祿所選者卽於寫本中割去割牘舉以見還今
四卷中詩尙有存者獨賴此耳我於雜文亦無錄本晤光祿談古文
有妙解遂按零稿得二十篇錄去光祿評點殊妙與發徧按得四十
篇許錄去評點輒妙遂存之後有雜文不復棄去矣在禹定家讀書
時一意爲時文計得數百篇置一竹箱中將別去屬渠爲我好藏之
歲月旣久片紙不存今所錄者幸家中尙存一本未定稿耳光祿一
見大好之允初繼見亦大好之若無此本其何以得賞音於二君子
邪半生洄漩於文字中片漚微沫現得暫住以光祿爲不請友光祿

意廣故也允初知我不後光祿然意則矜重太過允初必欲聖賢我
佛菩薩我必欲我著述與聖賢佛菩薩等用心則太苦也厚我愛我
則已過甚也我不過因文見道者耳我著述亦已侈於郇楊董韓矣
如是焉亦可以已矣允初勿矜重太過也我家貧東西南北不可知
年近五十期艾不可知性又疏懶畏細書允初與我爲骨肉交其可
有後時之悔邪三錄麤有成書臺山勘點絕出允初持論亦正然於
準孟首篇則皆未得鄙意也首篇在判白義利關頭耳必義利關頭
判白箇盡方不苟作第二篇乃講到利養次第方不差臺山允初於
首篇中便要氣急殺人講大經濟卻不知已失卻是書頭腦然是書
首篇亦病在判白義利未盡俟我歸客漸消義理漸悅積思下筆定
得首篇餘亦大段不費力也二錄成之在後其體深嚴不欲復有增
益以亂之於永康餘姚兩家所說頗多重重剝去剝之已盡者方入

二錄於餘姚好名好色好利搜根斬斷之說嘗爲反覆推明作文三篇爲王門末學狂呼痛喝其益大矣二錄中未之載也允初觀於此亦可知體之深嚴矣允初勘點此書亦已十得其六七獨於龍川爲未了輒復及之非欲爲龍川知己也允初勿以厚我愛我之過轉爲鈍置我也讀四十偈私記反覆數過殆無遺憾遊乎釋氏最先宗仰紫柏老人猶允初之宗仰金谿是書不妨與紫柏相視而笑寫出當與允初爲同參於曹谿下最喜岑大蟲二偈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人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說盡禪門千病萬痛當爲之提唱附於四十偈提唱成曲調時便當寫清此書也以上三書竊已結撰尙有讀易私記未成讀淨土三書私記全未屬稿此皆我願力所在可勿及時究竟乎以往精力當用之

於此一書卽詩古今文亦當略爲整頓成集亦須分卻精力以允初
厚我愛我之甚不爲我惜精力之有限可乎允初用心勿太苦也勿
矜重太甚也先送到二錄望爲鈔存一本餘書容徐徐送鈔恐允初
矜重太甚作此書以廣允初之意不以爲謬吾可以無憂矣書存允
初處此書或有遺失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也允初氣誼甚篤往往
用以爲嘲笑者傾倒之極也吾作此書吾之傾倒於允初也至矣嘗
欲於三錄擬作一後敘敘師友知己之感師則歸愚先生也友則光
祿公復臺山允初也於二錄後敘敘家世之感二錄後敘已成三錄
後敘未成是書略有其意偶筆及之來書見許覆札爲鍼鍼見血此
知痛癢者也念佛暇望將岑大蟲二偈反覆推究并渠二則公案熟
看兩天無事偶然欲言不覺縷縷書得意事寄得意友文亦頗得意

示程在仁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子有來安之役遂從子遊焉子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子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但見世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

加子憂

汪子文錄卷七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記

冬青軒記

冬青軒中峯精舍舊名也。今冬青萎絕久矣。軒前有修竹千竿，煙梢上矗黛色橫空，雨聲風聲蕭蕭瑟瑟，竹間嵐光變滅，尤多遠態。予從初夏來此坐嘯，意甚得也。而寺僧古愚念亭復喜與予語梵誦，初輟輒過從談笑，至夜分人靜，月斜入戶，竹影時搖，此中意思忽忽造微。吾與友人書曰：入山來假館冬青軒，半夏在嵐光竹籟中度日，惟誦之餘，時與一二間道人淡話，啜清茗數椀，殊有佳趣也。興到偶書此數行以遺好事者。

中峯古梅記

予未入中峯時有客謂予曰偶遊支硎誤入僻徑窮得古寺寺中
見老梅一本圓如車蓋蔭覆廣庭樹下坐一老僧須眉甚古飄然在
圖畫間也吾友沙子斗初談支硎之勝輒及中峯以中峯宅幽勢阻
其地可棲其僧可與語其梅樹可攀而玩也峯在支硎山之腰薜蘿
窈窕門庭闐寂旣到寺與長老古愚一揖罷不暇出他語亟趨至古
梅旁支藤坐良久古愚指樹謂予曰曩時四面皆圓今已缺一面矣
予因忽憶客之所謂圓如車蓋者其卽此梅梅下老僧卽古愚也邪
因述客語相與大笑已而予讀書冬青軒中軒在古梅東偏予輒倚
樹著書易篇書未竟而去

如雨軒記

予向中峯度夏日在竹木間聽蟬鳴古愚因說入秋夜蟲聲如雨比
蟬鳴更勝予賞其語取以名其軒焉予雅喜與古愚語尤喜聽古愚

語嘗月夜乘涼古愚對月良久忽說山間月至望日則極圓意若以
山外月無極圓時也然亦見其老於山居絕不知有人世間者矣又
嘗述少時曾往京師予問師往京師何事則述在靈隱結制打七二
周未能作佛且向京師買賣耳其言往往類此予愛其有樸味爲記
之

中峯聽泉記

中峯者支硎之僻地也予既至支硎足力微乏少息范公祠前祠面
方池池中荷葉已團團作翠葢矣不華而香無風而有涼意少閒傍
寒泉步入中峯寒泉從山上曲折而下予則從山下曲折而上上有
蘿徑行至徑中蘿陰下有一僧迢迢而來卽而視之乃中峯僧也遂
同予至寺內念亭日雨餘泉發佳客復來此山中二勝緣也然非佳
客莫能窮盡山泉之勝矣遂同予出寺外復依寒泉曲折下聽泉聲

頗談及山中故事蒼雪大師詩云亂流落葉聲兼下聽徹寒扉不上
關研味此詩如見此老枯坐蒲團嗒然喪我矣因言我兩人今時所
證但得聽到耳未及聽徹也乃相顧微笑折而取徑支硎道上去

聽雪閣聽泉記

千尺雪者肖泉之形而名之者也其地竹木茂密澗壑幽古泉向竹
木森沈中注澗奔壑聲極激壯然以地之幽也多空妙音泉外奇石
殊勝去泉百餘步好事者盡出其附石之土曲引泉流平而注之於
石斷處輒架橋其上水鳴於下甚足樂也予昔遊於此每從菴門入
卽其處邇道亦夷今從菴後入卽其處遙道頗險然而淙淙然入吾
耳者今之泉猶昔之泉也夫使予齊邇遠之趣泯險夷之塗者其茲
泉也邪予與念亭坐泉畔談水石之理殊情妙語多不及記記其大
略如此

法螺菴聽泉記

予與念亭從千尺雪歸中峯經法螺菴徑口有僧席地鋤草見予兩人因招至菴中先至佛殿側爲菴主習靜處有屋兩間其中隙地止尺許然上有一線天下有一線泉天光泉聲兩相會也已而菴主導子至佛殿後則天光四照泉聲四發地多石坡泉之所至無梗者一往奔快而已坡高下相因泉亦從之至高下分流處有詭狀焉有殊響焉斯亦山泉之佳者矣予於童年一至菴中於時聞見未啓無從觀山水之竅也讀書中峯時再至稍識其趣輒舉柳子厚奧如曠如詔相品目今則一望曠如矣牆外山色多蒼荒牆內樓閣極峻有切雲勢閣前高梧數本出其上於夕陽欲下時景益奇遊其間者倚山則不見山也然而泉之全勢面焉倚泉則不見泉也然而山之全勢面焉聳身於杳冥之處山泉之全勢畢面矣予與念亭初出中峯至

千尺雪喜談山水間名理至此意益遠言益希遂歸宿中峯山房念
亭曰吾見老於山水者輒詢其所得僅形勢而已先生終歲閉戶偶
經山水間輒能盡其理趣若此吾不能測先生之所至矣予殊媿其
言亦喜賞音之有在也故繫其言於記之末

遊白雲泉山房記

予與念亭至白雲泉山房泉畔有老僧貌甚淡予拂石而坐聽泉聲
老僧獨與念亭語絕無一語及予已而同念亭登兼山閣清眺移時
老僧向閣下挹泉烹茶迨予下閣茶已熟矣爲啜數醞而別是日偶
得句云清泉鳴永日古木倚閒身予甚樂其地然每與客言莫有會
者獨沙子斗初與予同趣出其詩示予云檐楹逼青嶂窈窕嵐光虛
乳竇時一滴階下流成渠其所得多矣予嘗與念亭評沙子舉山谷
道人贈彥深詩云李髯作人有佳趣李髯作詩有佳句今當以此目

沙髯矣沙子嘗目予云得一佳書一句一字盡其理得一佳境一泉一石盡其趣得一佳士一動一定盡其蘊子以其旨深遠非予下士所敢當今作此記乃彷彿有此風味并書之慚媿慚媿

觀秧記

癸未歲五月下旬雨連日乍休於時新秧勻野望其遠近分畦之勢曲者依林直者沿岸夷者際天迴者緣山嬾綠淡碧尖鍼平揃風交其上水滋其下予之樂觀乎此也從麻鋪橋折而南上官道忽行忽止不自知其路之遙也然而忽至支硎矣旣至輒憶己卯歲五月中旬予來中峯度夏泊舟水閘頭是日天微雨於雨色冥濛中極目郊原了無人影獨眺久之始見一童子何褻驅牛而至向秧田而立予欲記之而未有會也今并書之以遺吾黨同予之觀者

山水之曲記

虎邱千人石之北有石壁層削而下池水卽焉壁間橫勒山水之曲四字峭而不怒水渟泓予至山水絕勝處每有超然之意至此但覺淵然而已池中石尤靜篤有裂文乃如庖丁解牛一循天理予少時卽解其妙自有知識後熟遊其地者二十餘年矣口不能言今歲與李子禹定同遊因爲指點予得意處禹定目石壁曰是可謂不識不知順地之則矣予撫掌曰解因指池中石謂禹定曰此予二十餘年欲名其妙而不能者也遂相與作數轉語終得其似不能得其真已而予忽道得曰石中顏子也遂偕李子至千頃雲遠眺久之復至講臺禹定坐其上默臨劒池者復久之謂予曰遠處不如深處予曉之曰此予所云超然淵然之異也記之

讀老堂記

予少讀老氏書輒以有爲法求之其可謂之讀老者與近得淨土書

讀之皦皦如也忽於老氏書有所曾益老氏者東土之無量壽也孔子嘗稱之猶釋迦氏之讚無量壽也清淨無爲自然之化唯孔釋能知之能稱讚之耳世皆以有爲法求之老云乎哉淨土云乎哉寒山子詩曰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是真能讀老者與遂竊取其意名吾堂曰讀老

君子館記

予讀書半世矣猶未能讀論語也學道半世矣猶未知從論語學道也嘻予尙得爲讀書者邪尙得爲學道者邪論語之要在分別君子小人之界其辨之也數矣尤要者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嘻予之讀書學道也將以喻於義邪利邪求諸己邪人邪將以上達邪下達邪君子小人

之界其可不辨之早邪然予至是辨之抑已晚矣嘻予尙得爲讀書者邪學道者邪予嘗授徒外大父家未有記也因記其館曰君子館予讀佛書每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爲入佛要書世之學佛者多略之何邪嘻其利之之見未忘邪不然何其舍近而務遠也予病學儒者之多求諸人也學佛者之多喻於利也遊乎儒佛而上達者之卒寥寥也恆思告人曰孔釋其又多乎哉吾孔氏東土之大君子而已矣釋迦氏西土之大君子而已矣如是焉而已矣志乎此者其勿以小人而學大君子之道則庶幾矣予讀書半世矣學道半世矣至今而有樂乎君子也記之

枯脫齋記

季晉在日子嘗與之讀書於家題讀書處曰言秋館近授徒南城館曰響秋庭前離立寒石數塊樹無一焉客有過予者曰可略種桐蕉

待秋作響子應之曰枯脫盡矣客意子有身世之感也愴然而去子於此有身世之感矣抑不獨有身世之感也佛經曰愛河乾枯使汝解脫又曰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當捨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子之所謂枯脫盡者此也客去書之爲枯脫齋記

雙芝記

枯脫齋前有老樹一本以其枯也斷而去之然根則存焉出地五寸許子之授徒於是也於初夏見樹坳忽僂僂然隆起如白壤形長圓類蛇卵子惡其形命童子刷而去之旣去復生形益大子又命童子去之已而偶步苔邊見苔邊有狀若芝者藥焉葢卽所去之類夫蛇卵者也子心悔因拾取問客曰是則爲菌乎爲芝乎客亦不辨其爲菌爲芝也子心益悔曰向勿刷而去之及其有成安知其不爲芝乎方悔於心顧視樹坳間復僂僂然隆起遂戒童子勿刷越旬一幹雙

出芝形成矣其紋如雲予心甚喜喜其果爲芝也然予於此有愧焉
木族之有芝也猶羽族之有鳳毛族之有麟焉爾其初生也鳳雛也
麟兒也子則蛇卵之其無愧於麟鳳也邪是芝也去而復生生而益
奇惡者自惡生者自生惡者私而生者公也悔者自悔生者自生悔
者小而生者大也喜者自喜生者自生喜者人而生者天也是芝之
生爲公爲大爲天子則私也小也人也私無愧於公乎哉小無愧於
大乎哉人無愧於天乎哉予愧是芝其有已乎雖然以予頌芝之德
則至矣有能通是說於天下而佐化於無涯者乎雖以幾三代之治
不難矣遂記之

清寂舍記

予之未授徒於外也嘗獨往中峯山多修竹煙梢風葉出檐搖楹予
把卷於下甚樂也已而授徒於市去竹日遠矣然市中有種盆荷者

人夏則碧香透水綠簾滿庭予晨起徘徊愛荷憶竹輒哦日終日閒
雲依竹靜有時一雨人荷涼已而謝去授徒城南碧香綠簾復不可
得矣予性寒勁自比冰中凍石半世閉戶意中獨有寂滅海清涼界
苦未身證耳性不耐飢遂爲童子師竹荷勝緣且不可得其能泛寂
滅海遊清涼界邪初夏晝長時研味論語數則一則曰飯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一則曰賢
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則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研味數過如泛寂滅海如遊清
涼界因題課徒之處曰清寂舍并續舊句成詩一絕曰終日閒雲依
竹靜有時一雨人荷涼手翻論語閒消夏清寂齋中風味長

復冷齋記

予天性剛冷清寂舍記中所謂比於冰中凍石者是也後以報荅孔

佛君親一念耿著於中剛日以進冷日以退近乃覺其非也冷關未透剛斯折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孔顏家風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世尊模範也一語不投折輦渡江少林九年終日面壁初祖標格也何孔顏佛祖之冷哉予自是將日進於冷冷者予之性也題所居之齋曰復冷復冷者復性也性復剛乃得全耳矣

二耕草堂記

二耕草堂者明許中書故址所謂梅華墅者也今爲我家別業地在甫里慕甫里陸先生之風以二耕名其堂焉季晉曾居其地數月歸告我曰地與海藏寺相連得我兩人讀書其中呬唔聲與鐘磬聲相應乃大佳也予愛其言有味每欲踐其約而季晉亡矣季晉在日子足跡偶及而已未能賞其趣也至是留數日樂之爲作詩狀其景物

馮子家住楓橋山水之勝舉足卽是偶向李四禹定誇之禹定亦向予誇圓妙觀中看歸鴉之勝予笑而薄之禹定於薄暮時固要予至觀中見枯樹榿天橫雲遠帶點點歸鴉度反照而下須臾滿樹顛矣予乃識禹定會心處於時季晉尙在也偶舉示之季晉曰吾在二耕堂已飽觀此景矣今至其地良然予又嘗與季晉言耕讀之樂茫茫浮世惟此二事佳又言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能讀不能耕耳季晉曰耕似差劣似不足學也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耕卽是學耳且舜亦耕於歷山矣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安知其不在耕邪季晉曰我輩文士耳安能遽及於此已而與季晉出遊田間當菜華盛開時予指向季晉曰似此大文章我輩閣筆矣及觀插秧見野人隨手插去不失尺寸復指向季晉曰文人妙來安能爾邪季晉因歎曰旨哉阿兄之言耕也卽耕卽學吾固未敢爲兄保任然與

天隨輩相頡頏殆可無愧色其名二耕堂也宜哉爲作記以道之

知魚軒記

予館於桃華塢張氏頗有園池之勝池中蓄朱魚數百頭予授徒暇輒徘徊池上因取莊子秋水篇語名是軒焉予與朱魚相樂日久盡識其浮沈之性其沈也疾其浮也徐其載沈載浮也不疾不徐觀者當意思安閒時卽來近人躁心稍萌卽遠去矣莊子曰儵魚從容出遊是魚樂也吾以爲魚之樂莊子之樂也魚之從容莊子之從容也園中樹木尤盛鳥聲不絕獨顏之曰知魚者因池上而名之也於時數數往還坐軒中作主客者爲彭子允初相與窮竟斯道不減惠莊之辯也予嘗告彭子曰吾此生但作佛事以蕩滌胸中邪穢儻得欲閑少破來生便當轉入儒門以上報孔顏深恩耳彭子笑應曰吾意儒有君子小人佛亦當有君子小人君不妨作佛事但願君爲君子

佛勿爲小人佛耳子應之曰吾嘗病學佛者口口談空心心行有其
不爲小人佛者少矣而子亦身蹈其弊君今爲子辨晰若此樂何如
也彭子旣樂與子言復病子多言嘗作札示子曰兩連日不休城居
宛在空谷想見足下課徒餘沈酣莊子書得意忘言時也彭子之意
蓋欲進予以忘言者然則卮言日出者非邪曰斯忘言之言而未嘗
言者也世未有知之者知魚之樂斯知之矣

重遊開元瑞光記

開元寺與瑞光相接中隔一水一水中分兩寺從開元寺望瑞光古
塔鸞出竹木數市繞其下往者愛廬居士與數客席地於此目之所
謀一味清冷而已有客善言清冷之趣因述興之所寄意思蕭然胸
中似悲非悲似喜非喜老杜云荒山甚無趣吾轉覺荒之有趣每遇
荒山荒水荒林荒寺往往於此中得真意客可謂善遊者哉今以冬

日至盤谿率意而行至開元寺忽憶往時客語因口哦曰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循谿行一折上官道走數十武瑞光寺在前矣同時有客善作破除語或舉無梁殿爲奇客則曰以空中結構爲奇邪聞於無殿處起殿矣未聞於有殿處起殿也殿殿皆從空中結構何獨於無梁殿而奇之或贊浮來石佛客則曰贊佛邪贊石邪如贊佛能浮浮亦是佛沈亦是佛何獨於浮而贊之如贊石能浮是仍見石而不見佛也或有述四瑞者客則曰塔放光一瑞矣雖然不於光中見塔而於塔中見光此顛倒見耳何瑞焉法鼓自鳴一瑞矣擊而鳴此鼓法也不擊自鳴非法甚矣乃以非法爲瑞哉白龜聽經一瑞矣人聽經不以爲瑞龜聽經轉以爲瑞人時時聽經不以爲瑞龜一時聽經轉以爲瑞哉紫竹合歡一瑞矣竹本無離何合之有竹本無愁何歡之有此皆不足以名瑞同時聽者俱大笑以客之善諧

也不知其爲究竟語也偶憶前客語遂并記之或問愛廬居士曰蕭條高寄前客其味道者與應之曰喧寂是一種境趨喧避寂趨寂避喧是一種法去道尙遠其唯在喧無喧在寂無寂乎其道人乎問曰似悲非悲似喜非喜情邪性邪應之曰此情動而未流耳非性也悲中無悲喜中無喜斯則性也矣然則并此須破除邪應之曰有對斯有景有欲斯有趣獨無對也聖無欲也此非有意破除自然都無耳記取末後語吐卻胸中所蘊免入陰界不然且無論一邱一壑深山大澤中誤人處且復不少耳

秋陽閣記

彭子允初篤志於學聞而能行多踐履之功其功主於翕聚久矣今則有意於流行之妙也彭子所爲流行其能動而無動邪其或猶未忘夫動靜之見邪予不得而知之也彭子習靜園中扁其所居之閣

曰秋陽屬予爲之記予方牽於私累坐是德之不進何能發揮秋陽之義哉允初既有意乎流行之妙嘗爲予聞明龍谿王先生之學子頗摘先生語病以復允初先生曰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予則摘其一念靈明四字曰已有方所予之爲此言者恐如禪家所謂知見立知也予安知允初之有得於先生者不已契悟陽明子所謂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者邪乃輒疑其知見立知也邪允初果已契悟所謂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則所謂秋陽者當自得之又何待予之發揮也邪允初屬予作記時歲在丁亥十二月也歲行盡矣予方點注周易每讀孔子贊乾元曰大明終始作而歎曰終而復始始而復終一大明之運行而已其所謂秋陽也邪以是質之允初允初必有以發予矣是爲記

二林居記

大雄先生言之而慎者後人肆言之其可與曰不可也伊川晦菴兩先生言之而慎者後人肆言之其可與曰不可也肆言之則狂藥而已矣予少服之迷而不復於儒爲鷲鳥之搏擊而非鳳皇之翔於千仞也於釋爲醉象之失鉤而非金毛師子之擺脫纏鎖而去也予之病是久矣友人彭氏允初脩然清士也少承家學慕梁谿東林之風頃修出世法復慕廬山東林之風因題其居曰二林子過而美之美其清風灑然可以坐進乎斯道也予之病狂也入山忽聞梵吹沈沈涼徹肺腑狂病爲之一息焉偶檢薛胡語錄若聞金石絲竹之迭奏狂病爲之再息焉予由是知大雄伊川晦菴三先生之言皆梵吹之音金石絲竹之響也能息人狂病者也今過二林居聞彭氏朝梵吹而夕金石絲竹何其清也狂心不將歇絕無餘矣乎烏呼此鳳皇之所爲翔於千仞金毛師子之所爲擺脫纏鎖而去也

家祠方竹記

歲初展謁家祠見方竹一枝在諸竿中獨穿牆從石罅中出季羣賞之爲作賦極工是歲季羣遽以病死予於歲盡重來見此一竿抽枝擢節已高出牆上回思季羣不可復見所作賦亦已遺失不可復讀也悲吒者久之他竹之高才及半牆而此竿不啻過之諸兄弟頗以爲怪予意此竹能穿牆透石而出其力量有過諸竿者豈足怪哉且諸竿叢生一竿獨出獨出不如叢生之樂也而無奈一牆隔之也於是挺其餘出牆上乃得與諸竿相見烏呼竹之與竹隔一牆耳此不相見而終相見者也半生兄弟幽明異路此不相見而終於不相見者也予之不如此君也多矣

可言齋記

記爲薛子家三作子與薛子交家允堅爲之紹也允堅稱其能讀書

喜談名理性善憶耳受目受無不歷歷而耳受尤圓朋好間有搖筆
飛文隨手唐捐者一經君耳往往能舉其辭予天下之善忘人也因
是怪君矣無何予在允堅坐上脫帽解衣縱談君忽排戶入落落自
異不交一語散去閱數年復遇君於塗始交語述前此相見光景歷
落可笑始與君往還兩人相對輒作數十百豪快語有時撫掌有時
掉頭神情猶在離合間也後此交語漸深子輒告君曰吾欲闕未破
此生不能成正果矣君言但辦肯心未有不成正果者只患自生退
屈耳且言耳目爲一身之門戶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所以
成聖之清也子愀然受之自是欲與辭子微言矣辭子所居百年老
屋也在古巷中子過之每徘徊不能去因扁其齋曰可言允堅與子
同學子目爲吳中俊人及其亡也可與言者益少矣允堅與辭子居
相近往來尤數予時遇於辭子坐聞云

木受軒記

木受繩則直。郇子勸學篇中語也。取以名軒。勸學也。我家諸父能學者不下四五人。卒不能奮於科第用。是後起者寡。然不學則已。學必戾甚矣。從兄弟之能學者。大兄庭玉。未受室。卒三兄德光。受室。無子。卒諸父相與太息曰。我家讀書種子絕矣。子時在旁聞之。未嘗不痛其言之悲也。嘻。讀書種子其果絕邪。軒爲五伯父讀書處。子始受句讀時。恆喜倚壁竊聽其吟唔聲。庸詎知予復讀書其地也。子弟季晉與予少同學。長同嗜文墨。而季晉成就獨早。下筆爲徐庾家言。不受迎陵菌次諸前輩束縛。子竊心喜之意。以讀書種子或在是。孰意學有成而遽卒也。季晉之卒也。遺一子。未幾亦遂夭。死何天之戾我家之甚哉。雖然。郇子有言。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勸學之指盡於斯矣。以死生而貳者。不知學者也。子旣扁其軒。復繫之以記。蓋欲使來者毋

忘讀書也

石丈軒記

軒之前楹循牆而西北折得石屹立面多孔如繡窠背紋竹葉紛披蓋川石也先大父遣人買於四方所致奇物甚夥然而莫佳於是石矣石旁有大紅梅一本高出牆上經春著華甚繁明豔照人緝爲兒時嘗候結子後與兄弟輩共持竿打落梅子聞先大父履聲相與棄竿而走嘻今其可得邪自先大父歿梅樹亦萎死矣而是石巍然獨存呼以石丈爲作記

石丈軒前石榴記

石丈傍植石榴一本枝葉極茂密至深秋飄落候尤黃明可愛輒與季晉徘徊其下今日對之獨賞無復同趣者矣悲夫我兩人性不喜剪除草木聽其自榮自悴轉歎叢生亂萎咫尺間有蒼莽之趣偶記

石榴并舉胸趣

遊支硎寒山記

予與家三禹定允初送周鹿原先生入支硎山夜宿中峯寺允初與禹定談文星閣放生事謀所以善其後者惻惻也家三歎曰嗜食衆生肉者只爲一點味塵空不得耳一點味塵禍纏萬劫允初曰然則尙可不長齋乎明日從中峯折而西行石徑中家三與子腳著韉遇石坡輒艱於行家三戲吟五字曰山靈不受韉至林壑佳處偶憩息僮僕輩輒登山投石爲戲予欲訶止之家三戲吟五字曰深山不待僮且日彼自樂其樂耳於時深冬初霽殘雪點徑家三指向子曰數點殘雪皆有天然之趣予因指一峯戲吟七字曰峯頭數點天然雪行至千尺雪聽泉良久家三曰吾頃聽泉時冷到足心矣因與念亭說染淨法予曰但了聽泉心耳於何處著此染淨因戲吟十字曰

聲聲不相到了得聽泉心行至法螺家三足倦因踞石吟東坡詩曰
足力倦時山更好莫將有量趁無窮禹定爲點頭者再於時僮僕輩
率意而行不知所往已而歸塗相值念亭目笑戲吟五字曰別有林
泉趣允初曰共有林泉趣予曰將林泉趣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看他
是同是別家三大笑曰一棒打殺林泉貴圖同別太平是日周先生
不出中峯無聞無見無所說旣還家偶憶其事援筆記之

支硎中峯藏經記

乾隆三十一年孟春之月李大夏涓吉戒賓致齋焚香敬奉藏經一
部於中峯供養已於事而屬縉爲之記縉告之曰縉儒名而聞佛之
一字矣未能以身從事焉者也子何記之辱大夏曰是則然矣大夏
之請以子於中峯緣熟故也縉曰是則然矣縉之緣熟喜方外交故
也中峯講院也縉於講學原流概未有聞子何記之辱大夏曰是則

然矣大夏再請子再辭子其昧因果與續悚然曰命之矣退而默思所以報大夏者妄談般若可乎是謗也不可張大中峯門庭可乎續未足爲中峯重也不可盛言捨經功德可乎非大夏志也不可其惟述得聞佛之一字之善因乎續旣名爲儒因念爲儒者多闢佛亦嘗欲闢佛以全其名念初動忽見兩瞽者挾星學遊於道時方盛夏瞽者具衣冠挾卜器行赤日中四體雨汗苦其形亦旣甚矣復想其中心皇皇恐命卜之無人也又想其家之飢而待哺者不知若而人也吾儒之道廢疾者有養爲此也由佛之道開眼見明閉眼見暗明明暗有異見精無失瞽者但能聞法入理當下安隱又思瞽者之苦人道之苦也衆生之苦有什伯千萬於此者一念回光苦因自息凡此衆生一皆吾佛慈悲之所護也續乃欲全一人之名使衆生溺於苦海誠何心哉於是感而有覺不忍闢佛然名心深錮惡見時作及其作

也適遊郊外見有驅羣豕而縛之甚急者豕啼亦甚急縉因念羣豕同我含靈徒以一念之迷迷又續迷墮爲醜畜不免刀碓之慘然其好生惡死之心無以異人也吾儒之道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爲此也由佛之道戒殺放生廣放生亦可免其刀碓之苦矣殺業除生理鬯災沴可息兵戈可寢吾佛真大慈吾佛真大悲遂大感覺誓不闢佛縉幸生人道生人道而五官不缺遂不念衆生苦慘作大妄語闢佛繼自今三界中有一衆生苦患慘殺皆自我一念闢佛使之我當世世生生償此業報以之爲誓不敢闢佛此縉所由得闢佛之一字而不敢自昧者也敬書此二事爲記稽首十方見者聞者無不感而有覺且大有感覺以此感覺之心講是真講以此感覺之心捨是真捨此爲般若此爲門庭蓋以佛爲出苦導師佛所說經爲出苦津梁衆生感覺之心爲出苦正因故也奉經而往與執

事者汪縉薛起鳳彭紹升

遊江上諸山記

己卯歲七月水行至京口捨舟從陸宿一僻寺晨起飯寺中尋至北固山遠眺徘徊久之行且去矣適有數鷹搏空而前對之興發遂露頂跣足仰臥山之絕頂目之所至與鷹上下一一送入蒼煙中起視江色夕陽千頃面江城郭在煙光明滅間望之如萬竈焉歸宿寺中質明而行至句容飯中野雨大作少止復行至下蜀街雨又大作卽街上人家宿焉質明至龍潭有告予以華山者飯已而行於時宿雨洗空霽色千里水從四山驟下分注東西濤灘聲遠近相應行至一灘有老僧坐樹腹中聽灘聲予卽樹旁選一石與此僧對坐共聽灘聲久之乃去行至華山道上多高杉怪樹環道峯連壑斷夾一徑而上至慧居寺寺僧以日將夕欲援予而止然予奇愛暮遊遂行於時

日已西傾沈沈下絕壁矣回顧華山虧蔽處天容盡缺霞馭山勦一
息萬變餘光回照四野蒼蒼荒荒平林遠峯參差廬舍乍隱乍現歸
宿龍潭夜中矣質明步入棲霞棲霞之勝蓋在松石矣寒翠蒼綠深
青淺碧偃崖挺澗升林墜壑不可名狀號九柯松者歲月尤古久坐
其下視過頂雲日宛若清霜白月也有幽居菴者菴有方池入其門
見雲氣從千尺松梢垂空而下挂於池邊盡成飛瀑卽而視之乃石
壁也予一日數至其地是遊寓般若臺居四日乃行步至金陵入太
平門也

樸廬記

王先生存素與予爲忘年交有年矣初不覺其可喜久之益有意乎
其爲人也予與先生相處每聆其發言皆平易近人不談市朝不矜
藝文不涉穢褻昔人所謂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者予於先生見

之先生聞根半息少機事嗜飲酒胸膈間佳處時時發於詩畫以是
賢士大夫皆愛慕之而尤與吾師歸愚先生相善吾師嘗作八分書
顏其所居之室曰樸廬且題其後曰王先生古貌古心了無文飾今
人中鮮此人也以樸顏其廬應許我爲知人如王先生者非吾師惡
能知之哉先生於春秋佳日每出家醪佐以隻雞呼予痛飲子恆醉
臥其榻先生常酒酣時輒指樸廬而言曰益爲我賦詩予未有以應
也已而於初夏薄暮訪先生愛竹木間涼意坐良久先生復爲予指
牆以外微茫煙樹且曰此中有真意予欣然曰請爲先生賦詩率筆
題絕句三首末云清景也須消受得樸廬指點愛廬看先生大喜因
曰益爲我并作記子請曰以續意記之乎抑先生欲有云也先生遂
告子曰吾於少壯日亦有志功名自分緣薄終不可得中年以往遂
棄去不入場屋嘗以文字受知崑園黃先生以畫受知東山董先生

兩先生屢折簡招致京師謝不一往吾妻賢而才其卒也吾年方壯耳然不忍繼娶閱數年僅以一老瘠女件晨夕又自憾不能祿養先人因是不欲煩兒子輩負米脫身在外作畫易酒錢耳若此者可以記乎淡而沈質而妙斯其爲樸廬之言與記之

寒栖書屋記

寒栖書屋者予友陸子佩鳴學書處也予天性不解書然喜言書陸子實工書往往喜共予言書并喜聽予言詩蓋詩法之與書法其體殊其韻合予與陸子尤同趣李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真知其解矣子嘗與陸子言詩曰北地信陽常熟太倉代興迭霸名喧宇內正不加陶淵明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韋蘇州焚香掃地而坐轉覺意思深長也元次山劉挺卿流傳篇什甚寡不妨與李杜王孟風流掩映門外漢把筆輒攢眉學田舍翁堆金積穀以多爲能事不亦太無謂

乎蘇長公兩法兼工者也其論書云世俗筆苦驕又云守駿莫如駿
苦驕而守駿真魏晉門庭中語便堪爲我輩祖師然獨怪昌黎詩有
云右軍俗書趁姿媚以右軍之清真且目爲俗書而袞袞俗手方謂
其墨豬爲龍跳虎臥則吾與陸子惡能知之哉且陸子之得以全其
清真也有自矣陸子先處士君靜者也每戒其子勿從熱客遊有過
陸子者輒從壁後聽客語至予則曰佳士也聽其言如泉石相激喧
之甚寂之甚因手淨茶鏝烹茶待予予固非熱客予自號一日雪舟
一日冰田子一日四白居士此予之與陸氏父子同其趣與陸子旣
以寒栖名其處復以自號予爲是記發其趣寒栖試作小楷一本好
藏之不遇吞冰嚼雪人勿出也